



要力勇 著

商之魔

SHANG ZHI MO SHANG ZHI MO

预防恶则必须知道恶

南海出版公司

SHANG ZHI MO SHANG ZHI MO

商之魔

SHANG ZHI MO SHANG ZHI MO

要力勇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5·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之魔/要力勇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5.5

ISBN 7-5442-3101-1

I. 商… II. 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31632号

SHANG ZHI MO

商 之 魔

作 者	要力勇
责任编辑	刘一民 李 伟
责任校对	战 宏
封面设计	 gongzuo@126.com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地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18.125
字 数	470千
版 次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册
书 号	ISBN 7-5442-3101-1
定 价	32.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出版前言

2001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给出了这样一则寓言：

有一个年轻人跋涉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到了一个渡口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健康”“美貌”“诚信”“机敏”“才学”“金钱”“荣誉”七个背囊。渡船开出时风平浪静，说不清过了多久，风起浪涌，小船上下颠簸，险象环生。艄公说：“船小负载重，客官须丢弃一个背囊方可安度难关。”看年轻人哪一个都舍不得丢，艄公又说：“有弃有取，有失有得。”年轻人思索了一会儿，把“诚信”抛进了水里。

“诚信”被抛弃了，会怎么样？对于当年的高中毕业生来讲，只是一道需要作文论述的题目而已。而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而言，则不仅仅是一道考试题目那么简单了。一旦答得不好，付出的将是难以想像的代价。

于是，近些年来，商业诚信成了一个为上自政府，下至单纯的消费者所关心的大问题。无论是商业贸易间合同的履行，还是普通消费者购买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无一不会遭遇到诚信问题。

《商之魔》这部小说，正是以浓缩的手法，向读者展示了在一个诚信缺失的环境下，一个手段并不很高明的人，何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骗得那么多人倾家荡产。尽管他最终没有逃脱法律与正义的制裁，但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被欺骗？

希望读者在阅读此书时，能够思考上面的问题，从而意识到一个讲究诚信的社会，是多么的宝贵，而不是仅仅被一个热闹的故事所吸引。

明乎此，我们作为此书的出版者，将感到异常的欣慰。

编 者

2005年4月6日

九月三日

银城的出租车司机吴仁信刚刚得到了一个发财致富的机会，正靠着柜台向小卖部老板娘吹牛：“一会儿，你见到郎总就相信我说的了。他长得风流倜傥，皮肤又白又细，嘴唇红红的。穿一身名牌，戴一副金丝边儿眼镜，特气派！他可是咱们国家投资公司的老板，他的钱是无限的。哎，我对你说，他闯红灯警察都不敢管。请我吃顿饭就花了几千块！一个月三千，都给我啦。这鞋，就是用他给的钱买的，两百多块呢。”

“就是坐你车认识的？他就这么相信你？你真有福气，可要多多提拔我家隋波啊。”

“我准备让他做办公室主任了。”

老板娘赶忙说：“谢谢吴大哥。你们再也不用开出租车了，又脏又累还不挣钱，你现在干什么去，吴大哥？”

“去收购黎明大厦。哎，你看，来了，那辆黑色奥迪！”说着就跑过去了。

老板娘看着他的身影嘟囔道：“这个小子，还挺有福气！”

吴仁信上车后，高兴得合不拢嘴。郎行远看他穿着西服、打

着领带，打扮得焕然一新，说：“这身衣服不错，像个总经理了。”

“这衣服很少穿，有点皱了。要不是遇到您，这辈子怕也没机会穿了。老伴儿让我穿好点儿，免得给您丢脸。皮鞋是刚买的，您看，崭新。”说着把脚伸到郎行远眼下。

郎行远看了一眼，转入正题问：“证件带来了吗？”

吴仁信答应着赶快掏出身份证、户口簿、简历递给郎行远说：“简历是老伴儿写的，她过去是小学老师。我不行，写不了这么多字。”

这时，郎行远的传呼响了，郎行远看看呼机上的号码，拿出了银灰色的小手机。吴仁信没见过这么小的手机，赞叹地说了声：“真漂亮！”

郎行远没理他，对着电话，用极快的语速说道：“燕经理，你好。公司在银城投资五千万收购了一家价值八千万的公司，除去要拍卖的财产，净赚一千万，两个月赚一千万，还可以吧？……解总怎么样？……什么，他对你说不想做总经理也不做法人了？……他说不好？怎么不好？……哈哈，你要关心他，刚从高级领导岗位下来心里会很难受……不安全？那就再给他找个地方。恐吓有什么用？公检法都有我的熟人。其他老板怎么样？像获流传、肖欣欣、钱江来他们反应大吗？……告诉他们要耐心等待。解小穗有什么事吗？……什么什么？总向你要爸爸。你给他讲讲道理。他也不小了。另外，你再给解总送点钱，买点好吃的……怎么不能送？想想办法，金城的事全靠你了。你要大胆干，大胆尝试，不要怕出问题，有什么问题我兜着呢。你姐夫的车这两天我让人送过去。”说着，便挂了电话。

看吴仁信正傻呆呆地望着他，便解释说：“金城的事儿，忙不过来了，我只好遥控指挥。对了，你老伴儿现在做什么工作？”

“身体不好，提前退了。另外，您让我找的人找好了，一共三个，一个开出租车，两个开大货，都非常愿意。”

郎行远笑着说：“连上你四个司机，办事的速度肯定快。”

吴仁信没明白郎行远话有嘲讽的味道，继续说：“他们问我什么时候面试？”

“不用面试了，你认为行就可以了。”说着，从座椅后面拿过包，掏出一盒名片对吴仁信说道：“你的名片，看看，漂亮吗？”

吴仁信接过名片，看到上面写着“银城市海天餐饮有限公司法人总经理 吴仁信”几个字，心里热热的，忙不迭地说：“好，真好！”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总经理了。过两天配上车，就全副武装了。”郎行远说着，又递给他一部手机，说道：“好看吗？这是公司配给你的。”

“好看，好看！”吴仁信带着几分惊喜地接过了手机，激动得连连说好。

郎行远微笑着看着他，正要说话，自己的手机响了，是原银城海天餐饮公司的法人霍仁打来电话问今天的日程安排。郎行远说：“你去看看银城有哪些新开业的酒店，总公司经常来客人，到时候，你负责办一下手续。另外，公司准备在铜城收购烂尾楼，你抽空去考察一下，面积要在一万平方米以上。你可以先了解情况。没什么事儿你下午就走吧。出差的票据你都留着，回来一块儿报了。”

听郎行远打完电话，吴仁信羡慕地说：“您的生意真大呀！”

此时，银城黎明大厦招商部经理魏富贵正端坐在办公桌前等待着郎行远的到来。他细细打量着自己这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办公室，时不时地看看腕上的手表，心中既兴奋又激动，他那小而晶亮的眼睛闪烁着得意的神情。盼望已久的财神即将到来了，怎么能不让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呢？

他舒服地在老板椅上伸了个懒腰，心中情不自禁地想像着和郎行远达成协议后自己的美好前程，不禁陶醉其中。正当这时，敲门声响了起来。

“请进！”魏富贵猛然从幻境中惊醒了过来，整了整衣服，挺腰坐了起来。这时，门一开，一前一后两个人走了进来，正是郎行远和吴仁信。魏富贵急忙站起来快步迎过去，伸出双手看着郎行远问道：“您是郎总？”

郎行远点点头，伸出手让魏富贵握住，问：“你是魏富贵经理？”

魏富贵握住郎行远的手激动地说：“您可来了，快坐下，我给你们倒杯水喝。”便转身倒水去了。郎行远坐到魏富贵板台前的椅子上，吴仁信看看身后的沙发，不知道该不该坐。魏富贵端水递给郎行远时，看吴仁信还站着就说：“别客气，快坐下啊。”吴仁信这才坐下。魏富贵指着吴仁信问郎行远：“这位是？”

“这位是吴总。是我们银城公司的法人总经理，也是富翁。”吴仁信一听郎行远说自己是富翁，就不由得站起来，红着脸不知道说什么。魏富贵忙握下吴仁信的手说：“吴总您好，很高兴认识您。”

吴仁信说：“我也是。”看魏富贵要给自己倒水，吴仁信忙说不用。魏富贵仍然端杯水递给他，才返回自己的座位上，看着郎行远，说：“我们说正事吧？”郎行远点点头。魏富贵说道：“大厦的外墙贴了红瓷砖，内装除了一二层做了大理石地面，其他墙面地面都是水泥的。楼扔八年了，里面很脏。这个楼的情况比较复杂。不管是好是坏，我都要说在前头，这样才对得起朋友，你们说，是吧？”郎行远和吴仁信静静地听着，没说话。魏富贵便继续说：“楼总共七层，每层两千平方米。三层有几间装修好的房间，你们可以做办公室。水电暖都没问题。现在，我再重点介绍一下楼的来龙去脉。它是我们黎明村和都城的一家公司共同投资兴建的，村里出地，对方出钱。由于对方资金不到位，村里就把楼收了。当然，打了五年官司才收回来。拿回来后，村里没钱续建，就这么扔着。后来又来了一个小公司，试了一把，没弄成，扔了一百多万走了。据说赔得也没那么多，临走还骗了一些施工单位的钱。到现在，再没人敢碰这个楼了。黎明大厦这个名字不好听，成了你们

的，再起个好名字。”

“郎总起的名字叫泽华大厦。”吴仁信骄傲地说。

这时，郎行远的电话响了，是霓虹广告公司业务部经理金贺世打来说楼顶广告的事情。郎行远说：“你不要对刁总说到我这儿了。过半小时你在小区门口等我，我们今天研究一下工作。”说着，挂了电话，对魏富贵却说：“是政府办公厅的赵主任。公司和他个人有合作。魏经理在政府方面有什么事情尽管说。”还没等魏富贵反应过来，他又看了一眼吴仁信，对他说：“我也说说，你看好吧？”那样子，仿佛是在征求吴仁信的同意。

吴仁信吃了一惊，赶忙点头。郎行远才又转过来对魏富贵说道：“上次我表态了。我说过的话都算数。总公司根据我的提议召开了紧急会议，同意了这个项目，准备投资八千万。对国家投资公司来说，八千万不是个大数。但需要强调的是，总公司要派遣吴总介入这个项目。吴总是本地人，也是富翁，资产在千万以上。这次他带着五百万保证金来完成这个项目。”

吴仁信听郎行远这么说，吓了一大跳，头嗡的一下大了，惊得目瞪口呆。但魏富贵听了十分高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协议递给郎行远说：“我按照您电话里说的，已经把协议准备好了，您看看。”郎行远接过去看看后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双方定下了主要的协议条款：

租金每年一百二十万。签约当日交五万定金。施工十五日，再支付十万元，在第四个月的十五日再付三十万，余款十二个月前一次付清。施工期为三个月。租期二十年。

郎行远又说：“你再拿去给你们老板看看，我这里随时可以签。”

魏富贵说声“少陪”，便离开了。

这时，看吴仁信满头大汗，郎行远担心刚才的话把他吓着了，便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势利眼，他没把你当回事儿。我不能让你在别人面前直不起腰。我说你是千万富翁的时候，是不是立刻把

他吓傻了？”

吴仁信点点头说：“我也吓傻了。”

郎行远忍住笑说：“你没事。这些人不行，他们自认为是地头蛇，这没用。慢慢就听话了，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

吴仁信表决心说：“我绝不辜负您的希望。”

正说着，魏富贵回来了，说老板同意。郎行远便转身问吴仁信：“带章了吗？”

吴仁信一听便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心里想：你没有给我章呀。郎行远看吴仁信一副着急的样子，便对魏富贵说道：“吴经理没带章。下班以前吴总带上章到你办公室来签，同时付款。”

魏富贵强调说：“最好给现金。”

郎行远支应着说：“我让吴经理准备一下。”又对吴仁信说：“你把协议拿回去再看一下。”说着，把两份协议都给了吴仁信，又对魏富贵说：“没问题，今天不管多晚一定签了。顺便问一句，大厦东西两个楼是哪个公司的？他们的生意怎么样？公司也想把这两个楼一起租了。”

“那好啊，他们巴不得呢。东楼的老板叫秦树，东楼一层有一家十里香饭店。西楼老板叫魏荷，做桑拿的，生意都不怎么样。我和他们很熟，什么时候想租，我可以帮您联系。”

“魏经理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我的钱虽然是国家的，但我的经费不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不要客气。”

“小弟真有一件事需要帮忙。我和几个哥们儿在二环边上盖了一排门面房，两千多平方米，现在闲着，看看你们公司能不能用上？您也不要为难，你们不用，我也能租出去。”魏富贵厚着脸皮说道。

郎行远正要说话，传呼响了，他看了一下，急忙说道：“我下楼送点东西，马上回来。”说着，他走出了魏富贵的办公室，下了楼，用手机拨通了号码，对着电话冷冷地说：“卜总……对，你们的设

计不合格，消防建委的手续就办不下来。不行可以退款……你跟解双结有协议，怎么就落实不了？……公司也是合法注册的，怎么找不到人？……打官司没关系的，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你也可以告……于如驰刚刚起诉，屈无计都打赢了，你问问他们怎么样？执行不了，赢了有什么用？你再问问陶花灿是怎么输的！没证据，怎么能打赢官司？你也可以用黑道、白道、红道，什么道都可以，但不要忘了，这是法制国家，不信你们试试，我让公安把你们都抓起来。不听我的，什么也得不到。威胁有什么用，在我这里只能碰大钉子。关键是行动，有什么行动，让我看看！……理解就好……怎么？你能催我吗？我有我的安排，国家还安排不了我的时间，难道要我听你的吗？好了，这个事儿我知道了，我会安排的，等我电话就行了。”

郎行远说着，挂了电话，回到魏富贵的办公室，对他道了声歉，说：“虽然我们是新相识，但也胜似老朋友。你的门脸做生意不行，但做个库房没问题。看魏经理的面子，公司租了，回头我派人去看看。这个事你就不用再想了，我说话算数。以后，你要多给我当当参谋啊。”

魏富贵听了，奸笑一声，露出得意的表情说：“我懂什么？不过，当地的事儿，我还能办一些。”

说着，双方便道别了。

从魏富贵办公室出来后，郎行远向吴仁信解释说：“章的事不怨你，是我忘了给你。你看这样，协议我再看看，争取在今天晚上把协议签了，六点以前我们抽个时间再商量商量，现在我把你送回家。”

送走吴仁信后，郎行远开车来到了金贺世住的怡馨小区门口。

一直等在那里的金贺世见郎行远的车来了，紧跑两步钻进车里，郎行远打开一点天窗，夸奖他说：“金经理的相貌不错，身材魁

梧，眉清目秀，气度不凡啊。”

“就眼睛小点，不过炯炯有神。”金贺世开玩笑说。

郎行远却马上转为严肃的口吻问：“我们这个楼，如果像你上次说的，让建筑装饰单位垫资，他们会迅速响应吗？”

金贺世想了想，觉得奇怪：本来这是他说的方法，怎么现在变成我说的了？只好回答说：“应该没问题。但肯定不会全部垫资。”

“你是搞广告的。我们怎么找到这些施工单位？”

“可以在《银城晚报》发个小广告，招商也可以这样，但这时候出租，价格肯定高不了。”

“如果价格很低，能不能一下子收一年的？你看这样，你尽快起草两个广告。一个对施工单位，大概意思是：某大厦投巨资装修，诚招有实力的建筑装饰单位。另一个广告对用户，这样写：某大厦，对外出租，价格很低，还负责装修。广告的诱惑性要强。你写出来我看一下，然后送到报社。出租广告什么时候登出来比较好？”

“开始施工的时候比较好，您看呢？”

“两个一块儿登也可以吧？关键是让装饰公司垫资也好，不垫资也好，终归要付钱。能不能找到又交保证金又能垫资的企业？”说完，可能他自己也觉得不现实，便说了句：“不好找吧？”

金贺世觉得他把别人都想成傻子了，正要说话，郎行远的手机响了。郎行远一看，是金城市齐天大厦法人总理解双结的电话，便对金贺世说：“我打个电话，你在车里等我。”说着，下了车，朝小区门口的公用电话走去。

金贺世心想：这么有钱的老板，也要省手机费吗？不应该是为了省钱吧，那为什么用公用电话呢？难道是怕我听见？

正在金贺世胡思乱想之时，郎行远已经到了公用电话亭，拿起电话，给解双结打了过去：“解总，你好。有急事儿？……对，马上还回不去，还要过一阵子。你不要给家里打电话，屈无计他们把你告了，还找了很多痞子到处找你要账。让他们见到你很危

险,也会给你的家人带来麻烦……你给他们解释没用,他们要的是钱。这事我也有责任……不会让你拿,公司是有限公司,不会影响到你的家庭,最多你被传唤一下,但传唤你也不用去,我让燕舞欣替你去,你是法人回避一下好……这你放心,公司已安排人和公安、法院的人联系了,他们已经答应把这件事摆平,但需要时间,也不会很长。你要耐心等待,公司将对你的损失给予补偿……不舒服?我安排医生给你看看,你要多休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牺牲,挣钱也要付出,你说对吗?这两天我回去后马上给你打电话。那辆用你的名字买的奥迪车你不用担心,公司会按时付款,我最后离开金城的时候,把车就送给你了,你看好吗?别哭,这么大岁数了,不管怎么讲,公司也给你带来了一定的好处。我来电话了,回头给你打过去。如果和我联系不上不要着急,肯定我在开会或者在外地或者信号不好,我会在合适的时候给你打过去,你一定不要着急……”

郎行远打完电话,回到车上继续对金贺世分析说:“我们出钱无非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人工费,一个是材料费。人工费可以欠着,材料费要付现钱。能不能找一家搞装饰材料的公司和他们合作?这也是可行的,因为装饰材料不好卖。你说的是吧?我们可以登个购买装饰材料的广告,估计会反响强烈。他们来了,就谈合作。如果能搞到可以后付款的装饰材料也就等于找到垫资了。你说的是吧?我看可以,我们要大胆尝试。你再写一个购买材料的广告。”

“干脆把找装饰公司的广告和购买材料的广告放在一起算了,也不矛盾,还省钱。普通材料谈后付款,但紧俏的呢?后付款怕不行。”

“可以分期付款。装饰公司害怕垫资,如果不让垫资,只收质量保证金呢?”

“也有顾虑。”

“我们可以用大厦做担保。”

“有房产证吗？”

“我们是整体租赁的。”

可金贺世心想：不是自己的楼怎么能做担保？

郎行远接着解释说：“我们买断了二十年。租金一年一交，每年租金一百多万。”

金贺世心里想：每年一交不叫买断，但觉着没必要纠正，就顺着说：“这个思路也可以。”

“能不能通过一些公众信息找个有实力的设计单位，同时和电器、保险、烟酒这些大的行业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整栋楼一下子租出去？”

金贺世说：“我马上就找。”

郎行远又建议说：“你找一个电话号码本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你先回去，写完广告给我打电话。公司起草了一份协议，你给刁总带去。”

金贺世接过协议说：“其实，我从广告公司走了，楼顶广告的事，孟香香也可以配合，我们的私人关系很好。”

“那你让孟香香给我打个电话。你把刁总介绍给我，就不用管这个事了。”

这时，吴仁偕打电话来问郎行远什么时候商量和魏富贵的协议，郎行远对他说：“我从国外来了几个朋友。吃过饭我再和你联系，你也通知一下魏富贵。”

和郎行远分手后，金贺世打车来到孟香香办公室，想说服她管一下广告牌的事。但一见到坐着老板椅，穿着杏红短褂、描眉画眼的孟香香一副伤悲忧郁的表情，不知如何是好。孟香香一见金贺世，就说：“你跟郎总说说，让我也跟他干吧。在这儿也赚不到什么钱。”

“我把你的情况已经对郎总说了，但你最好直接跟他联系一下找找感觉。”

“说什么呀，我也不认识他。”

“就说广告牌子的事儿。我对他说了，我不能脚踩两只船，让刁来奇知道就麻烦了。”

听金贺世这话，孟香香立刻斜眼看着金贺世问：“你是为了让我替补你吧？”

“那倒不是，只是个理由。”

“你这人就是这样，胆小怕事，你怕刁来奇干什么？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为了你那点提成吗？”

“他能占我的便宜，但郎总的便宜我估计他占不了。”

“哎，我这两天特烦……”

“我一进来就感觉到了，怎么了？你的脸色也不好。”

“我老公这个王八蛋，竟然公开和那个女的勾搭。这两天我让弟弟跟踪他，如果抓住了，不要说我，就是我弟弟也会阉了他！”

“这事还新鲜？现在不都是这个？你也可以搞一个呀。”

“你说什么呢？讨厌。我最讨厌这事儿了。”

“开玩笑呢。”

“开玩笑也不行，我最恨男人这样。我和你是好朋友就是因为你这方面干净。别看我在外面那么多朋友，其实我是有原则的。”

“但你老公肯定认为你外面有人，他才报复你呢。”

“也许吧。他不理解我，我一个女人在外面做事，应酬是难免的。其实，很多人喜欢我，甚至愿意为了我离婚。我也曾想过，但我做不到。那些人都是有钱有势的啊。”

“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你还用问我？”孟香香露出黯淡的眼神，认真严肃地说：“我就是离了婚，为了孩子也不会再结婚。我不能让孩子受委屈。再说了，我从原单位出来，很多人都瞧着我呢，我怎么能像他一样，那样我还有脸活吗？”

“女人漂亮了老公难免吃醋，看来你老公也是个醋坛子了。”

“根本就不是。他这是品质恶劣，自己坏也把别人想得坏。”

“你就不能原谅他了？”

听了这话，孟香香心里难受，朝窗外看去，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关键是他太猖狂了。我已经够能忍了……如果偷偷摸摸也就算了，我就当没这事儿。可他竟然当着我的面，快气死我了。”

金贺世忍不住说：“他真不该这样，这不是欺负你吗？”

没想到孟香香却说：“其实我老公挺老实的，都是那个浪女招惹的。那女的就那样，妖里妖气，结了婚还乱搞，他老公天天打都不改。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好这个。我老公也偏偏就喜欢。要让我抓住，谁劝我也不行，肯定离婚。”

金贺世劝慰说：“离婚是个大事，要慎重考虑。”

“不说这些了。原来我在单位的时候多好，安安定定的，要不是出来，现在也当上工程师了。哎，过去了。他不争气，我现在只想多挣些钱，为孩子以后上学做准备。我一点也不想让孩子受委屈，我要送他出国。”

金贺世接着劝导说：“我建议你好好和你爱人交流一下，否则他会越来越坏。男人们都有这个过程，过去了就好了。另外，最好不要让你弟弟跟踪了，真看到什么，动了手，就会出事儿。老公再不好，也是孩子的父亲。你说呢？解决感情的事儿，还要靠理性。”

孟香香突然伤感地说：“你走了，和我说话的人都没了。记着经常给我打个电话。”

“这边的事儿你也帮我催催，合适的时候，你也走。”

孟香香爽快地说：“你放心，你的事我负责。你有什么好事也想着点我。”

郎行远把和魏富贵签协议的时间一直拖到了晚上十一点。

在颐苑饭店的一个贵宾间，趁魏富贵还没到，郎行远拿出四份协议对吴仁信说：“这是四份协议，你先看原来这两份：在第五条里有‘如果乙方违约，要赔偿甲方五十万’这一句话，在这两份新协议里没有。我们给魏富贵看的是原来那两份，但签这两份。这样，我们的责任就小了。当然，我们肯定不会违约，但这样做，

对我们更有利，你说是吧？”

吴仁信点头说是。

郎行远接着说：“上次和魏富贵谈话你也在场，他这个人很坏，把本来不属于他的大厦霸占了，对这样的人应该提高警惕。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

吴仁信担心地问：“但是……”

郎行远紧张地盯住他问：“什么？”

“他会发现吗？”

郎行远说：“你想，他从下午一直等到现在，都快凌晨了，这么长时间，早就急了。再说，我对他说协议没有改动，他恨不得见了就签。现在呢，这个酒店离他住的地方很远，等他到了，就快一点了，肯定困得不得了，你说是吧？”

“我现在就困了。”

郎行远笑着说：“你不能困。喝点水，这儿有电视。我还有几个国外客人在这儿。他来了，你先陪他一会儿。对了，我把章给你。”发现吴仁信没包，郎行远便从卧室抽屉里拿出一个杂物袋儿给了他说：“暂时用这个把章装起来。”

吴仁信把章装进去，放到沙发上。郎行远又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银城海天餐饮公司联络处”，对吴仁信说：“你去把这个贴到门上。不能让他看到我们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临走时又嘱咐说：“他来了，你不知道的含糊说就行。我在楼上，一会儿就下来。”

贴完纸，吴仁信回到房间，想看看贵宾间是什么样儿。刚才进来时，见对面儿有个门，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走过去推开一看，原来是卫生间。看洗手池墙上有个大镜子，他照了照自己，觉得挺派儿。来到卧室，感觉挺暗，有一张又宽又大的双人床，铺着厚厚的被子。床头柜上有很多开关，墙上挂着几幅画。他想开灯看仔细，就随便按了墙上一个开关，灯没亮，却听到嗡嗡的声音从卫生间传来，进去一看，原来是天花板上的排风扇在转。关了，再按